

遥远北方

YAO YUAN BEI FANG

刘 琼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遥远北方

刘 琮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遥远北方 / 刘琼著.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9
(云南作家文库)

ISBN 978-7-5367-3910-9

I. 遥… II. 刘…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4982 号

责任编辑	姜雯娟
特邀校对	李 明 王月霞
装帧设计	傅韶晖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	101.125
总 字 数	2150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
总 印 数	0001~1000 (套)
总 定 价	310.00 元 (全 14 册)
书 号	ISBN 978-7-5367-3910-9/I·786

目 录

丹 姬	(1)
遥远北方	(22)
青枣儿 红枣儿	(51)
绿 歌	(83)
寻找画王	(149)
精灵飞向天宇	(179)

丹 娅

水开的时候，丹娅在给婆婆修剪手指甲。婆婆的手指甲很硬，指甲刀有些钝，剪时便要费老大的劲。看丹娅满头大汗的样子，婆婆有些着急，催：你还是先去打开水吧，去晚了该没有了。丹娅便好脾气地笑笑，从床下拿出两把铁壳水壶，朝开水房走去。

开水房在病房拐角处，开水在锅炉里发出呜呜的尖啸。人们不分先后秩序，男女老少挤作一堆。丹娅站在人群外，踮起脚尖看里面，却看不清里面有多少人。往日，这活都由一位男家长包揽，丹娅只做接应。今天男家长有事出去了，丹娅只好亲自上阵。正举着水壶犯愁呢，那位男家长满头大汗赶来：丹娅老师，快把水壶给我！他挺着厚实的胸脯，舰艇一样左冲右突，不一会儿就挤到了前边。

打打开水，丹娅还不能松劲，还得抢在停热水前为婆婆做热敷和擦洗。婆婆得的不是一般的病，婆婆是被人推倒后摔断了大



腿骨。出事那天丹娅正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正讲着“南诏统治时期的云南各民族”呢，大姑子风风火火找来，也不管教室里坐着几十号学生，一把抓住丹娅的手说：妈的腿摔坏了！只那么一句，便泣不成声。丹娅拉大姑子到走廊上，好不容易才弄清了事情的经过。她边安慰哭哭啼啼的大姑子边到系办公室给母亲挂电话，让她下午到幼儿园接女儿。末了，她对毫无主张的大姑子说：好在学校明天就停课了，暑假里我可以照料妈妈。当晚她果真没去父母家看女儿，收了几样常用的东西就义无反顾地上医院当了看护。这下可好，婆婆自己生的那帮儿女像是甩了个大包袱，理所当然把母亲交给了身为儿媳的丹娅。他们上班下班，做生意谈买卖，该干什么干什么；只在晚饭后、睡觉前那段闲暇的时间里到病房走走，且心安理得地看丹娅为他们的母亲打水喂饭，接屎端尿，好像丹娅天生就该做这个。小姑子甚至说：我们家就丹娅最舒服，在大学里一星期只教几节课，天天闲着，还年年雷打不动放寒暑假。丹娅整个人一派浓浓的书卷气，再配上一副温良恭俭让的好脾气，小姑子一席话虽让她觉得心里委屈，可嘴上还说不出什么，只好把这些话当过耳风不往心里去。偏偏婆婆又是北方农村熬出来的旧式老人，心里存有一本当年做媳妇时的“血泪账”，腿痛得轻点时就对丹娅诉苦：你们年轻人根本想不到，当年你妈我受的是咋样的罪：嫁到你爷爷家第二天，大清早起来就要为一家老小倒夜壶。秋天里赶制几十件棉袄，针脚稍稍不匀实就要挨你奶奶的锥子。丹娅恍恍惚惚听着，觉得婆婆说的事很像旧时代某一部电影或小说，就为婆婆祝福：千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可惜，报不了仇，因为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婆婆人胖本来就爱出汗，如今腿骨骨折躺在床上，添了一份说不出的疼痛，更是大汗湿透衣裳。尽管丹娅每天都尽可能多地为婆婆翻身，可婆婆的后背还是长了好多小红点，医生说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成褥疮，所以丹娅不敢大意，每天都坚持热水擦

洗。婆婆虽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可看到老人家膝盖上对穿一根粗粗的钢针、脚脖子上悬四大块砖，丹娅仍心痛至极。为了不使老人长褥疮，丹娅在下午放热水这段时间里都忙得跟打仗似的。丹娅很有经验地换上一双平底鞋，再把手袖高高挽起。婆婆再三交代：不要掺冷水，烫点洗才行。丹娅便遵照执行。水房里冷水热水“双管齐下”，水流满地。有人在门口大叫：水漫金山寺！丹娅不管，丹娅往病房里一盆盆抬水。第一盆热水端回病房，丹娅给婆婆洗背擦胸膛，婆婆胖，丹娅瘦，抱婆婆就很费劲。记得她第一次将手臂插到婆婆腋下试图抱起老人时，不但没抱动婆婆不说，反而被婆婆坠得倒了下去。这种时候，丹娅心里就埋怨在北方空军里当飞行大队长的丈夫，膀大腰圆不回来侍候母亲，让她那么个小人撑着。不过几天后丹娅对婆婆的擦洗工作已应付自如。最让丹娅难堪的，是每天数次为婆婆接大小便洗屁股，婆婆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指挥丹娅擦痱子粉垫尿布抹万花油，可丹娅做这些事的时候却从不敢用眼睛去看婆婆。这会儿丹娅双手伸进热水里就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她看了一下，才发觉自己的手已被烫水和药物咬破。可她不敢皱眉头，她知道自己这点小伤跟婆婆的伤筋裂骨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夜里婆婆痛得忍不住时会 对丹娅说：孩子，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丹娅就心痛，她抚着婆婆的手说：妈，看您说的！但她又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安慰婆婆，只有更细心周到地照料她老人家。这几天她在心里反复合计过：婆婆手术前得开个家庭会，讲讲请大夫的事，再有婆婆手术后的护理。不是丹娅自己想推卸什么，而是公公天天守夜能否顶得住。公公年纪大了，又有老年病，不能让他夜夜独守婆婆。

再过两天婆婆就要开刀了，丹娅跟婆婆一样，心里直打鼓。听病人讲，骨科最好的大夫是人称“一把刀”的主任苏大夫，可惜他到泰国开学术讨论会去了。婆婆特别想知道给她安排的是不是个有经验的大夫，便催促公公去打听。公公面薄，又不擅言



说，只好又央求丹娅：孩子，还是你去吧。你是教书先生，见的世面多。

丹娅只有义无反顾。

丹娅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前时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她探头朝里张望了一下，见一位从没见过面的大夫正专心地翻着病历，就很有礼貌地敲敲门。医生，她说，你有没有时间，我想跟你说点事？大夫头也不抬道：请讲，我听着。丹娅一下子脸红，她没想到大夫会这样。或许在默默之中大夫察觉到了什么，隔了一阵后他抬头：怎么，还要我请你坐？可就是在说完这话后他的声音猛一下打住，那双藏在眼镜后的眼睛先是睁得老大，再就升起一片光亮，好像星星飘到了河面上。丹娅没注意到医生神情的变化，自顾陈述：我母亲有个请求，想找位稍微有点把握的医生给她做手术。那你呢？大夫黑湿的目光仔细地抚过丹娅。丹娅说：我当然倾向于母亲。老人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你看我怎么样？大夫问。丹娅对这种反问没一点准备，红潮又一次在脸上渗开。不过你来找我我还是找对了，我自信能为你母亲做好这个手术。大夫语气肯定。这样，一桩在婆婆和丹娅看来很大很重要的事就落实了。那就谢谢了！丹娅由衷道。怎么谢？没想到大夫会用这种逗乐的表情望定丹娅。那双眼睛黑湿，让人联想起雨后树林里的雾。只一会儿丹娅就避开了大夫的目光。在微微心跳的同时，丹娅不免产生这种想法：这大夫可能属于那种举止轻佻的男人，要不怎么会这样。不过，只要能为母亲做好手术，一些小节不必在乎！她这样想后就起身向大夫道别。

丹娅！一声轻得不能再轻的呼唤，做梦一样。丹娅回头，眼前一道亮光闪过，几乎把她眸子灼痛。你，叫我吗？她怀疑地看着身后的大夫，一瞬间有种被熔化的感觉。你真没认出来？医生说，我是苏扬呀，那个扮演过你弟弟的小毛头。是吗？丹娅睁大眼睛，一时搞不清眼前所发生的事。记忆像条被岁月荒草埋住的

小路，隔着整整十五个年头，她终于想起并看见了——那个歪戴着军帽、成天吹枝口琴的调皮精灵的小毛头。真的，只有老天爷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使矮小丑陋的小男孩变成眼前这个眉宇秀拔、身型均匀的大夫，又让丹娅在此遇见他。莫非，你就是那个人人迷信的骨科专家苏大夫？丹娅疑疑惑惑地问，一副完全想不到的样子。是呀，这有什么。苏扬轻描淡写地摊开手，可话语背后隐藏着一丝丝得意。是的，我真没想到！丹娅由衷感慨。你呀，从前那个卓尔不群、为人孤僻的小丫头，神态一点没变，以致我一眼就认出你来！是吗？丹娅不信。苏扬说：我一闭眼就能想起从前。班里来了个军官的女儿，穿一条美丽的布拉吉，登一双讲究的小黑牛皮鞋，走路面孔朝天，那副清高的样子让班里所有的女孩子都嫉妒。丹娅说，我在你们眼里真是这样的？不，我除外，我从不跟人起哄。苏扬强调，我只是觉得你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对了，后来你转学到哪里去了？丹娅说：我随父亲又到了好多个地方。那你现在……苏扬进一步打听。丹娅告诉他：Y大学，一个普普通通的历史教师。苏扬说那就对了，你最适合做个“塔里的女人”了。丹娅说：无用的，不像你，人人把你当国王一样供着。苏扬嘿嘿乐着，目光像雾，将丹娅一圈圈绕住。迎着他，丹娅就有一种飘忽而又遥远的感觉。

的确，在这个初夏正值晚夕的时刻，医生苏扬和教师丹娅都没想到，分别多年后，他们会以这种形式相遇。有一刹那，他们忘了周围的存在，只顾彼此打量。这是一个踌躇满志、胸有抱负的男人，风度翩翩，一派从容。丹娅不无欣赏地想。而苏扬则在心里说：生活和岁月使本来就书卷气十足的丹娅平添了几分优雅和婉约。窗外有棵高大的桉树，直挺挺地把黑影投下，两人愣神的工夫，有晚风徐徐吹过。医生的目光追随着丹娅，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你好吗，苏扬？丹娅想以平淡的问候来化解苏扬对她的凝视。苏扬点头，目光里有些悲喜难明的意味。他想，他



找了她多久？一年，五年，还是十年？在他已不存丝毫念想、已经把她当做童年和少年时代一本美丽动人的小人书的时候，她又自己冒了出来。而且，就站在他对面，仅一步之遥。这位大夫不得不承认，世界上确实有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只掌握在老天手中。

丹娅婆婆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正如苏扬所说：一个极平常的手术。推出手术室的婆婆像是睡熟了，躺在手术床上一动不动。苏扬没顾上换手术服，举着一双手出来安慰丹娅：别担心，那是麻醉的作用。丹娅就感谢地点点头。真的，在长长的等待中，医院里特有的浓浓的来苏水味儿和眩目的白粉墙，使她有种深深的恐惧感。在此过程中，她对那个上帝一样的主刀大夫——苏扬，就产生了一种别人不可替代的依托感。由此她产生联想：进了手术室的大夫真是伟大，患者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婆婆的亲生子女都来齐了，七嘴八舌在病房里议论着如何请主刀大夫吃饭的事。丹娅没插话，丹娅走到婆婆的床前替老人擦汗。她想不通，这样的時候这些做儿女的怎么还有心思大吃大喝。

婆婆的伤口插上了引管，淤血源源不断地流入瓶中。婆婆醒来第一句话就问：我还在活着？丹娅接口：你不但活得好，过几天还要下床走路。婆婆就高兴，当即吩咐丹娅煮人参汤给她滋补。可不等丹娅熬好汤，婆婆随即发起了高烧。丹娅跑去找苏扬，护士说，主任上别的医院会诊去了，丹娅便一下子失去了主张。她试着给婆婆做冷敷，毛巾换了又换，可体温不但不降还有上升的迹象，丹娅就问一边的公公怎么办？公公恍恍惚惚道：我也不知道。丹娅只得又往医生办公室跑。值班医生过来看过了，说不必惊慌，动了手术的人都有类似症状。眼看婆婆烧得迷迷糊糊嘴角起泡，丹娅再也坐不住，到医院大门外去等苏扬。

当那位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大夫从轿车里走出来时，丹娅

什么也顾不上了，带着哭腔喊了一声：苏扬！就奔向他站的地方。苏扬没被丹娅惊慌失措的样子吓慌，而是沉稳地挽过她的手臂向送他的司机告别，然后掏出一张手帕让丹娅擦擦眼泪。瞧你，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副三年早知道的样子低声问丹娅，同时也觉得好玩：这位一向沉静的女孩怎么就变成了哭天抹泪的小姑娘？我婆婆，快不行了！丹娅抽抽噎噎大声说。你怎么知道的？苏扬很想提醒她：你又不是医生。可她泪涟涟的模样让他不忍心说。

冰袋降温，再挂上点滴，老人的呼吸开始均匀。没来得及穿白大褂的苏扬对丹娅说，其实情况没你想像的那么严重，手术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反应，只不过老人的体质弱，反应比别人重。丹娅就为自己的大惊小怪而害臊。她走过去走到婆婆身旁，俯下身去呆呆地看老人脸上道道沟壑，说：我真害怕她死了。你也看见了老人家那副吓人的样子，怎么叫也不说话，脖颈上的青筋突突直跳。说到这里丹娅又想哭了。瞧你，生命哪有那么轻？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像羽毛一样，那还要我们医生干什么？苏扬拉把椅子让一脸哀伤的丹娅坐下，这样安慰她。丹娅不吭声，丹娅把头抵在床头上。隔了一会儿她才又说：苏扬，你不知道我有多难。丈夫远在北方，一天一个电话打听婆婆的情况，并嘱咐我千万要照顾好老人家。你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他交代？苏扬没接话，在他的心目中，丹娅不是这副操心的模样。他感叹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把一个娇贵的女孩打磨成了贤妻良母。如果换了我，也会这样对她？他在心里问。随之又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离谱，就告别丹娅，让她有情况再找他。这时，下午已过，病房里洒进一片酒红色的夕阳，它们成片成片地落到苏扬身上。正准备送苏扬出门的丹娅忍不住被这片色彩所感动，笑容也显得迷蒙。别送了。走到楼口，苏扬拦住丹娅。她点点头。此时，她才注意到，出诊归来的苏扬大夫有种常人不觉的讲究，衬

衣领子上没像别人那样打上领带，而是围了条绛红色的质地考究的丝巾。这丝巾使得看上去似乎随意的苏扬添了几分华贵。丹娅看着正往楼下走的苏扬想，时间真像枝魔笔，只一下就将从前那个邋邋遑遑的男孩画成了一个气宇轩昂的男子汉。

苏扬把饭卡给丹娅送来的同时又给她一串钥匙。记住，一幢二单元五号，困了就过去休息。说完他一阵风似的走了，留下丹娅愣在病房走廊。管他呢，吃就吃吧，起码用不着排队了。她这样想。丹娅第一次拿着饭卡去打饭，师傅问：新来的，怎么没见过？丹娅就红着脸向师傅解释，是苏扬大夫的卡。噢，原来是这样。师傅边打菜边有意无意地问：在哪儿工作？丹娅报出自己所在大学的名字，师傅看她的目光就意味深长。丹娅离开饭厅时听师傅跟人小声嘀咕：都说苏扬大夫是独身主义，这不来了位女先生！看来人家是眼光高，要挑个中意的。丹娅简直有点哭笑不得，心下恼又不好去跟人家理论，只好装作听不见。不过她没上过苏扬的宿舍，累了就在躺椅上歇会儿。不是避讳，而是她从来没有留宿别人家的习惯。即使是同窗好友，她想也应该有个分寸感。

婆婆痊愈时丹娅已瘦得像片树叶儿，风大一点就能吹走。婆婆说：孩子，出院前咱总得洗个头，要不一身的味儿。丹娅就去打水。她让公公帮着，尽量把婆婆抱到床外，以免打湿床铺。淋水、打香波、漂洗……丹娅动作麻利得像职业洗头师傅。恰好这时苏扬巡房，隔着门看丹娅做完这一套动作，心里有种隐隐的刺痛。他不无感叹地再次想道：生活真是只熔炉。若不是亲眼所见，打死他也不信丹娅这丫头有一天会干这个。在苏扬的一贯想像中，丹娅属于那种不屑世俗的女孩：在花园里吟诗，或在琴房里守一枚月儿弹奏贝多芬和肖邦。总之，她不该这样。

同以往一样，苏扬一走进病房病人就激动异常。也是呢，一个医院能有几个骨科专家？病人们非常看重苏扬医生的每一句询

问和每一次关照。而苏扬，此时的神情俨然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其光芒人人普照。看着他得意而不张狂的模样，丹娅在心里笑，她想，再功成名就的男人，其骨子里终究还是个孩子：渴望得到社会的公认和评判，希望他人推崇和赞扬。当然，为此他也付出了许多代价——面壁十载，或寒窗苦读……

丹娅，你来一下。苏扬很有礼貌地对丹娅公公婆婆点点头。什么事？丹娅跟出病房。苏扬不解释，一直把丹娅带进他的办公室。他“哐”一声将门碰上，然后用强制的口气说：请伸出手。丹娅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像个乖孩子一样把手递过去。苏扬握住看了，他一看就心疼了。这哪还叫手呀！热水和药物的反复浸泡使之看上去更像是个伤痕累累的红萝卜。让苏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丹娅这位当年的大小姐，怎么心甘情愿做“丫头”，就因为她是军属？他不无揶揄地摇摇头。哪知丹娅早猜破了他的心思，心平气和地告诉他，说在选飞行员做丈夫的时候，她同时附加了别的许诺。就是：从今往后，无论他家里发生什么，她都须无条件地承受。

苏扬还有啥话好说？他怅然地走到桌旁，拉开抽屉拿出一管药膏，半蹲下身子用棉签为丹娅细细涂抹。此时已近中午，病房大楼里嗡嗡的人声突然静了，静得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好了，苏扬这样说。完了两人才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么近，似成语里所说的那种“促膝相对”。丹娅抬头，就看到了苏扬水盈盈眸子上那两道弯弓一样挑着的眉，不觉心里就有了几分慌张。她想掩饰过去，就犹豫地笑了笑，却又不知道该怎样面对。

——姐姐，你看，这是妈妈留给我们的红围巾。

——不，弟弟。这不是围巾，这是一面红旗，它是妈妈和许多叔叔阿姨的鲜血染红的。

当年，在那幕名叫《血红》的话剧里，丹娅和苏扬扮演革

命烈士的一双儿女，丹娅当姐，苏扬当弟，演出时竟产生了轰动效应。在这之前，谁都想不到，擅长表演的丹娅会选苏扬担任弟弟这个角色。苏扬调皮，人长得也不可爱，在班上老跟女同学过不去，常常遭到女同学的攻击。偏是丹娅火眼金睛，瞧苏扬读书聪明，所读之书几乎过目不忘，课余还爱吹个口琴，就选了他。苏扬虽讨厌唧唧喳喳的女孩，但丹娅例外，打她到这个学校第一天起，其卓尔不群的气质就一直吸引着苏扬。排练开始后，从没搞过表演的苏扬老是找不到感觉，每次一演到母亲英勇就义、姐姐哭泣着教育弟弟那时，丹娅所做的手举红围巾的亮相动作就引得苏扬哈哈大笑，他说他一想到围巾上根本不是英雄的血迹、而是染上去的红墨水时便忍不住想笑。后来丹娅想了个主意，每到这里时就走过去假装拥住弟弟，暗地里腾出手来悄悄拧他一把。别说，还真管用。演出那天，丹娅下手太重，把苏扬的眼泪都拧下来了。谢幕时场下掌声雷动，丹娅和苏扬双双出来鞠躬。卸装后，丹娅拉苏扬到一僻静处，要查看他的伤势。苏扬摆手，说：别看了，会有多疼。他努力想在丹娅心中留下一副小男子汉形象。

如今，往事随风飘走，惟有这“场景”还历历在目。也许，它是保留在他们心底的一台老戏，年代越久，越值得回味。只不过，再回想起时，心绪已转换成别样的。

这样想事的当儿，药就抹好了。丹娅甩甩手，手面上一片清凉。谢谢啦！她语气顽皮地说，想这样轻轻松松离开苏扬。到了门口，她一回头，就见他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她，那目光令她感动也打动她。丹娅不太自然地笑笑，心里有一种柔情似水的抚慰，同时又泛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似有似无的缺憾。

婆婆终于出院了。看汽车接走了婆婆，丹娅突然觉得身子有千斤重，慌忙打的回到自己的小窝。进门后连脸都顾不上洗一

把，倒床便睡熟。直到门外有人乒乒乓乓敲门，直到听见女儿高声稚气地喊妈妈，她才从睡梦中醒来。丹娅边穿衣服边想：我有多长时间没带妮妮了！女儿妮妮懂事，知道妈妈在医院里护理奶奶，就在电话里一遍一遍告诉丹娅：妈妈我乖，奶奶一出院你就到姥姥家接我！这会儿，女儿就在门外，丹娅顾不上穿好衣服，趿上鞋几步就跨过去开了门。一弯腰，妮妮胖乎乎的小手就把她勾住。甜甜的鼻息吹着她的耳朵，小嘴热乎乎。这种心贴心、肉贴肉的感觉，多么美妙销魂啊！丹娅觉得自己的心被一阵轻柔的爱弄痛。有那么一会儿，她完全沉浸在了母爱的享受中，直到妮妮告诉她，是苏扬叔叔接我回来的，她这才抬头。那个笑盈盈、庄重优雅的大夫就站在她们身后。他说，不好意思，没打招呼就直直闯来了。看你说的什么！丹娅欢喜地邀他进屋，他却不动，微笑着看她。暮霭中，他黑湿的目光在她心里留下一片热而柔软的物质，就像日光中晒了一天的鸭绒，轻轻覆盖上肌肤。

瞧，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苏扬脱去西服，动作麻利地从厨房里搬出一摞碗筷，用开水烫了，再把手提袋里的吃食一样样摆出来。这顿饭中西合璧，有甜点有地方菜。丹娅说：没见过这样的吃法。苏扬正往杯子里倒红葡萄酒，说：还不是你女儿点的，不过我也想尝尝。苏扬让妮妮坐在他身旁，又是挑蟹肉又是剥大虾，忙得不亦乐乎。忙中，还没忘了时不时为丹娅夹点她爱吃的菜，款款情意从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妮妮看妈妈和叔叔都有酒，闹着也要喝点，苏扬就用筷子在酒杯里蘸蘸，放到妮妮口中，接着又教训说：小孩子不能喝的，喝多了会成傻子。丹娅隔着桌子看苏扬管教妮妮，不得不承认这位成年了的老同学是个很注意枝末细节、会体贴人的男人。她想，也许是文明生活的熏陶，才使这个从前的野小子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如此细腻来。让她纳闷的是她本人，此刻脑子里竟会闪出丈夫的影子，且自觉不自觉地拿他和苏扬作比较。丈夫一身阳刚，豪爽粗犷一直是她欣赏

的“北派”男人。可这会儿，她承认，自己的内心深处已被苏扬的温文尔雅所打动。这样想过一阵时再看苏扬，这位大夫就亲近了许多。

妮妮睡了。在这之前她像个快乐的雪球满屋子滚动。所有的布娃娃和小动物都翻出来了，堆了满地满屋。小丫头一会儿让丹娅当妈妈，一会儿让苏扬当爸爸，她自己则装扮成小仙女或小公主。有一阵，她望着满脸放光的丹娅和苏扬说：是不是人们长大了都要相爱，像王子爱公主，像爸爸爱妈妈一样？这话问得苏扬和丹娅一愣，他们一时闹不清小丫头到底想到了什么。可不等他们回答，小丫头又嘻嘻哈哈地乐：瞧你们傻的，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接着她又马上转移目标：你们说天鹅为什么不可以做大雁的妈妈，苏扬叔叔为什么不可以做我的爸爸？搞得苏扬再一次语塞，不得不佩服这小家伙有颗聪明的小脑袋。妈妈，小丫头问母亲，你说你和苏扬叔叔小时候是好朋友，那为什么长大了你们没做一家人？因为，丹娅红着脸看了眼苏扬后认真地回答，好朋友并不等于都能成为一家人。你长大了才会明白，人一生可能有很多好朋友，但可以做一家人的只有一个。哦，我懂了。妮妮煞有介事地说：就是说苏扬叔叔永远只能是妈妈的好朋友，而当不了我们家的人。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的聪明活泼为丹娅和苏扬的“外交”关系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她像条纽带，使整个家的气氛温暖甜蜜起来。

给，丹娅为苏扬端上咖啡，自己也捧了一杯。她用把小勺在杯子里搅着搅着，一丝笑意就在脸上荡开。她想，最初的相遇，真有种梦中相逢的感觉。再一接触，苏扬的整个人就让她刮目相看了。她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想细细探究，可最终，她发觉自己的天地是那样的狭窄，根本无法走进苏扬。然而，过去那个邈邈遥遥的调皮鬼老是亦真亦幻跑出来和现在的苏扬交替重叠，搞得丹娅不知道该承认谁。她隔着杯子里上升的雾气看苏扬，想他当

属于出类拔萃那类人，但他所流露的才华又不咄咄逼人。也许，他的平和能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度成为好朋友。这一点，丹娅是肯定的。而苏扬，与丹娅多年的分别，非但没使他产生一丝生疏感，相反，眼前这位温温和和的女教师较之以前那个清高的女孩，更使他真正贴近了。他很想对她讲讲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可话到嘴边又觉得多余，因为他觉得他们彼此之间是那么的了解。于是，他特别沉静地讲了一段他上研究生期间下乡的事：我住在澜沧江边上一座废弃的缅寺里。僧房很小，刚够支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阳光从种满花的窗台洒进房。隔着密密的竹林，可以俯瞰整个坝子。正好，我的窗下有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身穿筒裙的少女和打着包头的老人放牛砍柴都要从小路经过。巡诊一天回来，我的门口不是放一束野花，就是放一篮水果。但你不知道是谁放的。我背着药箱走村串寨，大人小孩一见都管我叫“莫雅”（医生），人人敬我如佛。累一天回到僧房，想到乡亲们迎接我的目光，心中就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我想，我之所以成为一个比较称职的医生，与那一段生活确实分不开。丹娅被苏扬没头没脑的描述所打动，她想，那时若是知道苏扬的下落，会不会翻山越岭到那座废弃的寺庙里去找他？回答是不，她清楚人生不能这样倒过去问。这样想过一回再看苏扬，心里就妥帖了许多。

两人一左一右相邻而坐，像两个前生的好友。有心底的温暖洒上来，一层一层，丝丝缕缕。几乎忘却了的那些岁月就近了，让人不得不感动。苏扬起身告别，丹娅出来送，门外一条橙色灯光照亮的路。丹娅做了个深呼吸：空气凉爽清新，是理智的人世。他们不说话，却都注意到了街两旁一个个高门深墙的高等学府。学府深不可测，藏龙卧虎，其树木探出高墙势头峥嵘。苏扬沉默了一阵后突然说：丹娅，你怎么想起来学历史？丹娅沉思了一下说：是因为高考前到图书馆里恰巧遇到一个老头。老头与别人闲聊刚好被丹娅全听进耳朵。老头说：一对好友，一人是中文